右編補

右編補卷之七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歙　令盱眙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馮德灃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兵制

宋張方平上民兵論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周典因井田而立軍賦稽民數而起兵役約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爲五兩

卒旅師軍之制乘馬器甲皆隨而具蒐苗獮狩因訓練之辨其鼓鐸鐲鐃旗物號名之用教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示以號令之信習以陣列之容故其民趨耕則爲農起戰則爲兵居處同樂死生同憂服容相別音聲相辨自三代至于隋唐兵農之業未離也隋則諸衛領乎鄉團唐則諸府備乎衛士初文皇貞觀中因踵隋制內爲十二衛將軍之號外立折衝府都尉之名其府兵分置於畿甸及諸州而名隸諸衛天下衛士向六十萬人成丁入籍六十出役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于兵部以備調發後天下承平

漸久武事不脩天寳中府兵無復存者遂停折衝府
立武士帳而兵農始判矣郡國無備索然虛邑及盜
起范陽幷河朔獵留鄭衛躍洛突函潼如踐無人之
境焉肅代已降干戈日尋帑藏不足以賂軍上爵位
不足以賞勳勞拔用聚斂之臣賡爲斂剝之計生民
膏血滴瀝以餘悍將驕兵未厭所欲而跋扈藩鎮之
師睥睨朝廷之隙招置以命募集姦凶至乃撫息而
濡育爲假子取其爪牙之效爲厥子孫之謀故大曆
中李正已擁青兗十五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寶臣據
趙冀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七州之地

養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六州之地養衆二萬皆因
叛亂得位各擅土宇盤根結固輔車相依上不供乎
職貢下竭盡乎民力以奉軍給各圖自固將李抱真
觀察澤潞當山東之兵衝土瘠賦重人皆困匱無以
贍軍抱真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
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會而校
焉及期按簿集試示以賞罰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
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得成卒二萬前既不
費廩給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時
稱昭義步兵冠天下于時朱滔在薊李納反鄆武俊

亂離因怯攝獷乘累世之巢穴爲藏姦之淵藪相爲影援合勢同率然而上黨孤軍獨稱忠義奮擊河朔傑賊悍走由是觀之蓋養卒要乎姑息民兵可以訓練姑息之卒難用訓練之兵易使也我太祖之北征也亦嘗制爲鄉軍之法獨取乎三晉之民而得十萬之衆是時北鄙繹騷國兵再衄義軍奮拒號爲強銳夫界邊之郡民多習鬬結曹分伍挽強拔距裹糧淬刃惟虜是求習其川原識其形勢以戰則力以守則固不食廩粟不衣藏帛不邀上賞不利寵名郡縣相維聚落相護鄰里相任刑罰相及故民兵之與營卒

利害常百倍也伏願遠採周唐之法近考太宗之制謹脩民政寓行軍令若夫十鄉之縣鄉之戶千爲戶一萬老者疾者鰥寡孤獨困窮無告者去其半存者爲戶五千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去其半餘得一師五縣之州爲一軍諸郡縣之大小視其民之衆寡設爲團隊理如軍法歲終農事之隙縣大夫親誓其衆頒官府之鼓鐸旗物兵器教習其坐起驟趍擊刺之法州長巡行部縣察其精慢而誅賞之農事既興命歸鼓鐸旗物兵器于官府各使執事于田如此則兵農之勢再合營聚之軍可省國用必積民力必寬

臣竊見今之郡縣非邊戍之地者郡卒纔足給徭役
縣直不足供追捕聚無完壘兵無繕器數夫攘臂勢
且奔擾百人譟突立可潰亂且秦之顛也以陳項漢
之危也以黃巾唐之覆也以巢寇此皆烏合於倉卒
計非其素定無决全之筭非訓練之鋭奮梃爲戟揭
竿爲旗而隳郡夷都如摧枯破竹瓦解土散瀰漫莫
遏雖乘朝之有釁抑由郡縣之無備也今民兵誠設
蒐練以時戰士服于田疇部伍存于軍籍兵仗貯于
官府粟帛實于帑庾寬其苛歛復其他徭調發立集
事平隨散外則郡國武備得常訓整內則禁衛驕兵

可漸消滅雖戎虜有冐頓之雄叛將有蚩尤之强匪民有勝廣之姦且亦不能自外而起變矣顧議者以爲何如

蔡襄上仁宗奏

宋仁宗時蔡襄上奏曰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首尾六年自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將覆沒亾者十餘萬人沮損國威公私空匱邦賦點差之討爲患日深今被邊之郡甲兵非不多也歷涉數年訓練非不久也然而屢戰屢敗何哉臣熟思之蓋軍法未立將謀不專也所謂軍法未立者今之都部署及統帥之名其

轄路分都監都同巡檢等並是佐屬裨校各以賓禮相接主帥等威旣不尊異向下官屬更無節級相轄之理及至出軍首尾不能相救號令不能相通所以多敗也所謂將謀不專者朝廷每有指揮事件多下逐路並令鈐轄都監都同巡檢等同共從長商量大凡兵事惟大將得以專之秘計深謀豈容衆議乃令僚佐參論短長至有各出意見互相詆毀謀無所主事無不漏所以多敗也臣竊以軍法不立將謀不專而勝敵者無有唐郭子儀李光弼等以九節度之兵攻安慶緒而輒敗者何也子儀光弼名將也九帥之

師共數十萬也以安慶緒之窮困豈能禦之然而輒敗者蓋軍無都帥不相統轄謀議不同所以致敗也太宗朝曹彬潘美興兵北舉而無成功者何也曹彬潘美名將也三路並入大舉也然而無成功者蓋臨軍劉文裕王詵貪功立異主將不能奪之所以無功也以古今事理參之未有大將不專而能立大功也或曰今諸路帥臣各得便宜劄子臨事自可處置何必變更軍法乎臣謂若法不素立威不素行雖得便宜豈能使上下必信乎臣請逐路都部署見管兵馬人數列爲裨校部曲之差分爲前後左右之屬管兵

臣僚官員並乞改換軍職使名以所領兵多少爲等大小相乘節級相轄如有違犯並同階級所以立成一軍自然選揀精審以戰則勝以守則堅此至急之務也

呂公著上英宗奏

宋英宗時御史中丞呂公著上奏曰臣竊以古者兵農不分而耕戰並事平居無不耕之民有事無不戰之家故兵籍雖廣而財力不屈後世雖唐之府衛最爲近古開元以後其制復壞國家承五季之亂雖庶事草創未復古然祖宗之初兵不過數十萬故當時

未見其害是後招募之數日增而簡練之法益弛平
居則常苦於冗食有事則不足以應敵故建議之臣
頗謂民兵可復而正兵可消誠以今之禁兵率以中
等校之每人歲用錢糧衣賜計直五十緡千人則歲
費五萬緡至於民兵則非有廩給唯是給之土田或
只將見今有地人戶稍寬其租稅省其力役以正兵
千人之費足以得民兵數萬人然今之正兵亦不可
驟行減放但當即罷招塡益講民兵府衛之法使財
力不屈而戰守有備以之强國捍邊實萬世之利也
臣欲乞詔輔臣選識治體曉兵法或先曾獻議其言

可用者數人使議兵制施行

蘇轍上哲宗奏

哲宗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上奏曰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廪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民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若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厖勛黃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熙寧中廖恩此數大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刼掠倉庫以至發兵命將

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爲先帝收恩於旣往下以爲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禍福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爲剽刼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爲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兇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椎埋爲姦十人而九號爲

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廣勝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爲盜今河北寇賊成群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既設方畧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爲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爲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爲盜者弼爲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膚恩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附者

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筭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爲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爲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寮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强勇精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傑畧盡矣其間武藝絕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隣近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

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欲隱兵於
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令保甲既罷正
使無事猶合補填況如前件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
斷而力行之

李綱上言高宗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竊以唐
有天下貞觀開元間號爲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鎮
之兵捍禦夷狄内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裏相制
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强乃有天寶
安史之亂然卒戡定之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

寇而幸陜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強藩悍臣寖成䟦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患禦侮鎮撫之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

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
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蕃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
臣愚欲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
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
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
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
假之權將佐寮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有
夷狄盜賊之變即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隣路
約為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
數年上下安習即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

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

綱又上言

綱又上言曰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效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績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於外義彊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措國於尊強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

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再二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傑銷亾內難不作治旣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爲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覇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弱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鬬必不可

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
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震天下
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
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覩矣
爲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
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
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
可用也昔勾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
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蕃休養訓
練當以三年爲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

久文事太勝士以武弁爲羞而學者以談兵爲恥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爲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蓄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李綱乞造船募水軍疏

綱又乞造船募水軍疏曰臣聞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檝而不敢登者習與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

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筏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苻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還艣棹可以破風濤須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者爲水軍以時教

閱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彼之疐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爲迂闊不果行使用其說樹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

黃次山上高宗奏

宋高宗時黃次山奏曰臣聞制勝在將不在兵養兵

在精不在衆渭曲之戰西魏以府兵萬人破走高歡
二十萬衆者節制存焉故也府兵始於西魏而成於
唐西魏才百府而唐置八百有奇以中府千人爲率
則唐兵幾九十萬而西魏不過十萬也且當時諸將
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曰八柱國宇文泰任總百揆
元欣優游禁闥唯李虎趙貴于謹獨孤信侯莫陳崇
六人各督二大將軍每軍各統二開府每開府各統
一軍是爲二十四軍部分既明權紀自振身居行伍
籍在朝廷若身使臂若臂使指折衝厭難誰敢侮之
陛下天命中興爲生賢佐高勳鴻烈於古有光然而

法制搶攘非甚有紀謂宜裒多益寡酌古御今使桂國督將軍將軍督開府合袪斂散可得而知按籍運籌不逃聖鑒然後歷吉日選靈辰北臨盛秋躬秉武節稽驪山大閱之制用臨淮校旗之法激惰偷之士角拳勇之才令行於軍氣當自倍敵人送死談笑應之警報夕傳銳師朝引風馳霆擊固不避歟昔吳漢將突騎至清陽士馬甚盛悉上兵簿於幕府不敢自私郭子儀方燕客聞柑楊綰散減音樂五分之四古之賢將所以能功名終始與國匹休者其設心類如此陛下推誠之素功臣體國之深今日事機如此之

急尚何俟而久不爲哉事之克濟臣主同榮倘或不
然舉無全地惟陛下留聽

葉適上孝宗奏

孝宗時葉適又奏曰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而抗
上令喜怒叛服在於晷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
諱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
所爲唯兵之聽遂以劫制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
之而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曆正元之間節度使固
已爲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
主之興廢皆群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

不敢校而論者特以爲其憂在於藩鎭豈不疎哉太祖既稍收節度權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紀制御之力非特兵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彊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則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彊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知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袁燮上便民策

寧宗嘉定十一年知江州袁燮上便民策曰臣聞國以民安以兵强民安則國安兵彊則國强矣今日群盜之陸梁豈惟民心之搖亦由兵力之弱禁軍廂軍弓手土軍徒有名籍勇怯混殺能否無別閱習不嚴武藝不精驅之以當剽賊如羔犢扞虎狼爾非其人固如是也涖官者不以是爲急因循鹵莽以至於斯也臣自始到官深知此獘嘗因去秋大閱以銀爲的募能中者給之竟日無一焉則喟然嘆曰竭民脂膏贍養此輩將焉用之乃奪兵官之奉令其卒伍教之射藝無日不然臣亦躬按試之第其能以班賞月至

于三兵官激昂奮厲勤於閱習始還其奉臣復攷覈
軍實檢梶姦欺自去秋以至于今削其籍者百六十
一人未暇招補始以其贍養之費賞軍兵武藝之精
者自是人多善射每按閱之時射中者其容如櫛而
破的者亦無慮數十能者喜於受賞不能者耻其不
若皆有勇奮之心夫同此兵爾向也拙今也巧向也
怯今也勇向也有軍兵之名今也有可用之實教與
不教其相遠如此哉夫武藝不可一日弛閱習不可
一日緩漢之名將嘗脩攻戰之具受命引道不出於
一日之間唐之伐蜀命將啟行亦不越於辰卯之頃

皆由閑習有素倉卒之際不待辦嚴可出此所以能取勝也夫人豈有不可教者哉孫武立談之間能使深宮之女左右前後跪起皆應規矩繩墨而況軍人乎作其勇敢之心移其驕惰之習人人精銳威聲震疊雖有桀黠之寇敢窺吾藩籬哉惟聖上渙發明詔俾天下守臣皆以是為職業申命監司時時察之其能與否悉以名聞而賞罰加焉此弭盜安民之至計也臣不勝惓惓

征伐

宋蘇軾代滕甫論西夏書

宋神宗時蘇軾於元豐五年又代滕甫論西夏書曰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
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
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
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
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
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
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自臣僚獻言欲
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
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

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亾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臣竊觀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爲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歛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數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旣未可以一舉

虜滅若懼而脩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偽公主築

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爲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爲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爲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令天威以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爲賊所畏服者使無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辨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

卽以封之有敢擅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爲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卽用其酋豪命以爵秩棊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面內保境不煩城守饋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擅地效首虜無以爲功爲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太山之

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切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胡銓上高宗奏

宋高宗紹興間樞密院編脩官胡銓上奏曰臣聞古之論兵者或比之毒藥或比之養虎或比之淵氷或比之火或比之蠹或比之螟或比之井比之毒藥者以其可以殺人比之養虎者以其終自遺患比之淵氷者以其深可危懼比之火者以其不戢必焚比之蠹者以其財用之蠹比之螟者以其殘物之命比之井者以其陷人可畏是以聖王重焉設戒於詩則以薄伐爲美設戒於書則以班師爲善設戒於易則云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設戒於春秋則曰兵民之殘

也而前哲亦有彭祖觀井之喻夫彭祖之觀井也自係大木加之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其畏如此近日道路之議皆謂逆亮之敗機不可失宜一舉而空朔庭然後爲快臣竊以爲過矣夫王者之師必萬全而後動不輕舉也不得已而後應不先發也機雖不可失然虜亦未可輕雖先人有奪人之心然必有以善其後臣願陛下練兵選將蒐乘補卒張皇六師聲言大舉而實不出境陰拱以觀其釁畜銳以待其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密戒諸將務爲持重如彭祖之觀井則社稷之福也昔子路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誠今日之至計間不容髮願陛下毋忽

李光進裴度平蔡故事

宋高宗時直龍圖閣李光又進裴度平蔡故事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必有正有奇是也唐太宗問李靖曰曹公云奇正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臣觀李愬之入蔡蹈不測之險以邀非常之功可謂用奇矣當是時吴元濟勁兵鋭卒多屯洄曲守相裴度爲

宣慰招討使馬總副之韓弘爲都統李光顔烏重胤爲大將軍賊兵雖衆勢足以抗之愬之勝敗不係朝廷之安危也愬自文城柵襲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其摧大敵不啻反覆手之易一何神哉今議者不盡歸功於愬曰平淮蔡者裴度也不盡歸功於度曰成蔡功者憲宗也蓋愬雖出奇其實功狗耳而排衆論以主伐蔡之謀者度也度雖主謀議而獨斷不疑者憲宗也故韓愈頌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嗚呼社稷之計安危之機有間不容髮者與衆智慮之一庸人足以撓之故謀之欲廣斷之在獨

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非人主灼見禍福利害之源孰能成其功哉

葉夢得論漢高帝劄子

宋高宗時提舉洞霄宮葉夢得論漢高帝破秦項三策劄子曰臣伏見陛下赫然威斷盡改和議分命三將進討兩河聖謀深遠誠非群臣所能及夫兵無常勢敵無常形非達古今之變者不能察成敗之機非盡彼已之情者不能決勝負之實今成筭既定宜圖萬全臣不自揆度嘗參考敵情究觀時事敢借秦漢之事以論今日之計顧有獻焉秦自孝公以來雄視

中國合六諸侯相與連衡不能抗始皇卒有天下而漢高帝起沛中收子弟三千人振臂一呼遂以滅秦誅項羽此其故何也六國當强暴興起之初望風畏慄而不敢爭高帝處亢滿怨憤之極決策必取而無所憚也雖勢所當然而高帝所以必成其志者蓋有三而兵强不預焉一曰善誘降二曰善用間三曰善制敵非此三者秦雖有必亾之隙漢雖有必勝之勇未易以歲月定也何以言之夫敵衆不可以力相加人各爲其主守者未必皆誠心向背惟利所在而已始高祖入關南陽守齮堅保宛其舍人陳恢說高帝

與約降因封而與之郡高祖從之斷果降封爲商侯於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其後取關東遂爲令使酈掠地扳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故隋何說英布以九江叛楚酈食其說田廣罷守兵與漢和此高祖之善誘降者也兵不出於一則心不齊本非其所有則信不固項羽初與其所與謀者一范增爾函谷既破不能用增計高祖知其可撓故與陳平金四萬斤閒楚君臣增果疑不用則其腹心必有從而反側內自攻者內無與爲主則外惟我所欲爲故有紀信之詐而不知有周苛之辱而不悟雖扳滎陽高祖

得以跳去此高祖之善用間者也兩軍相當必以力相較則久必斃惟多方以謀之使不得專則我可以全勝滎陽之圍高祖亦甚危矣及入關再收兵而東項羽之力尤强勝敗未可知也高祖用轅生計舍滎陽出武關以致羽深壁相持而使韓信輯河北趙地連燕齊以裂其肘臂用鄭忠計使盧綰劉賈渡白馬進入楚地佐彭越焚楚積聚下楚十七城羽果奔命不暇兵少食盡爲中分之約而張良陳平得定大業此高祖之善制敵者也此三者高帝非皆以力得之也今金賊不道雖薦食上國不强於秦項陛下智勇

憂勤肅祖宗二百年之業四分天下有其三則過於漢豈高帝能滅秦項而吾將帥反不能爲陛下取金賊乎今日之舉正高祖入關滅秦復出東向與羽决戰之時也比者特降詔旨立爲賞格自使相節鉞而下以求奇功不待欽至策勲不拘遷轉正法雖足以激三軍之士而不及於敵人臣愚竊有疑焉願復下令應投拜附虜者能各殺其守長以縣降者授以縣以州降者授以州山寨與河北之民若盜凡自相結集不從虜人願歸我者千人則授某官萬人則授某官其昏迷不恭恃賊而不悛者軍至皆討焉則孰不

華心而效順此高祖誘降之道也虜今所驅用者皆我之叛將亾卒其初皆非仇我而慕虜蓋亦有迫不得已僅以逃死既絕於我則不得不用於彼然酈瓊始奔虜嘗散其衆不用則今客主未必終相信上下未必皆相服權勢相軋嫌隙易生苟能使以身歸我者授以舊官以衆歸我者加以顯秩能殺併虜人而歸我者隨其多寡而爲之等差益募辯士重與金帛口舌游說其間以動揺其心而眩亂其聽則必紛然自相屠戮以幸一時之獲此高祖用閒之道也自淮而東韓世忠主之自淮而西張俊主之劉錡王德李

世輔雷仲之徒擇形勢便利往來游擊於兩間虜兵分則不能並立合則我四面俱至即使岳飛出漢上以擣陳蔡之虛賊兵若盡窺兩淮飛繞出其後期同會於京師虜腹背受敵欲當前則後必困欲拒後則前必弱指日可使坐斃此高祖制敵之道也夫攻而破一邑不過得一邑戰而擒一將不過得一將孰若無攻而拓地不戰而屈人乎區區之愚惟陛下擇焉

余端禮上言孝宗

宋孝宗時知烏程縣余端禮上言曰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彊者先實

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漢南無王庭者讋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脩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畜用能一戰而覇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獘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窜於黃

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獘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

衛涇進故事

宋寧宗時衛涇進故事奏曰乾德二年王師伐蜀太祖設氊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露何以堪處即解所衣貂裘遣使馳驛賜王全斌仍諭諸將

以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臣竊謂用兵重事也師旅之行聖主常有惻怛怵惕之心故其暴露勞苦雖在將校士卒之身聖主每若以巳臨之是以隆冬而察其祁寒皸瘃之患大夏而念其溽暑癉熱之煩惻焉有所不安是以天下知人君用兵謹重之意而忠臣誼將聞其言而感發則説以忘勞孰不奮身而致命趨事而圖功哉六月之詩曰戎車既安如輊如軒當此之時民無疲困之嗟者蓋用是物也我太祖皇帝興念西征將士之艱難序其情

而閔其勞至仁之心對越天地寒燠之變其謹其重不敢忽易如此則其激勵王師豈區區所謂挾纊投醪可以髣髴其萬一乎不特是也其興討澤潞詔旨諄然有曰當九夏之炎蒸念六師之勞苦太宗皇帝幷汾之詔亦曰冒暑天之炎酷涉山路之險巇深以勞師動衆爲念大哉斯言此其所以成汎掃宇內之功歟夫舉至難之事者必懷無易之心處至尊之極者當體至勞之役茲烈祖興邦之丕憲今日之所宜取法者也

又

涇又進故事曰後周顯德元年北漢入冦周世宗大敗漢兵于高平初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與北漢兵遇輒引騎兵先遁至是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决以其事訪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宗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悉斬之世宗以何徽先守晋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

遂幷誅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及賞高平之功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

臣謂國家之廢興繫乎紀綱紀綱之修壞在乎刑賞古今未有舍是物而能立其國者也嘗讀夏商之書誓軍之法嚴厲若此與其他寬厚稟然不同誠以嚴於用衆者廼所以不輕用其民也易曰師出以律而其彖以正與剛爲主蓋非正不能以用律非剛不可以行律晉文公克城濮之功必正顛頡祁瞞舟之僑之罪以徇于師

君子謂文公三罪而民服不失賞刑之謂也淺淺覇業猶知紀綱之必肅況有天下之大乎周世宗雖叔世之事而振媮革惰亦足以興起國之人心高平之役將驕士玩望風輒遁幾敗國事樊愛能何徽皆以先朝宿將無所容貸而後紀綱可舉所謂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誠哉至言也夫用衆臨敵法令必明者蓋能使將士畏我則不畏敵苟不畏我則皆畏敵矣若人人皆畏敵則緩急豈不大可慮乎自古敵國相持士卒之衆寡未詳也甲

兵之利鈍未論也紀綱一整一玩則整者勝法令一嚴一弛則嚴者勝我藝祖皇帝汎掃天下精兵不過數萬常以少擊衆蓋謂此爾觀其治王全斌討蜀不能戢師之罪正行營諸將交州失律之誅戮石進等汾州不效命之失威令剛斷之必行則紀綱之肅可睹矣成憲昭然周世宗之事又未足多論也

許應龍進故事

宋理宗時許應龍進故事曰真宗朝平契丹其將日李繼隆馬知節高瓊契丹既請和召等相樞密宴於

行宫時李繼隆石保吉預爲保吉曰臣荷驅策俾遏
寇戎雖動遵聖略然布陣使人皆繼隆指畫繼隆曰
契丹敗衂皆出宸謀然分憂用心躬率將士不如保
吉上曰將士如此協和共圖勳業軍旅之事朕復何
憂以巨觴賜之高宗朝劉光世韓世忠等朝辭上曰
有告朕光世與世忠有小嫌意不釋然朕知决無此
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公家之急而私讐小嫌何足
校縱有睚眦今日朕爲分之宜釋前憾二人感泣再
拜臣聞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況師克在
和不在衆爲將帥者苟不戮力一心互相傾軋則其

勢扞格勳業何由而成然同功則相忌雖廉頗之賢猶不能免況其下者乎惟忠於衛上者則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如藺相如之用心則舛謀合智尚何强敵之足慮哉奈何人心多私惟欲求勝賢者妬之能者嫉之應援則畜縮而不前獲捷則壞奪以爲功甚至變易是非百計讒毀惟患其成而幸其敗旣無同舟共濟之意遂至形單勢弱大敵莫當敗衄之患大率由此漢武之世兵數大出元朔元年衛青以三萬騎有功元狩四年青以五萬騎無功夫兵有多寡之不同而功乃成敗之相反豈前勇而後怯耶蓋元朔

之役諸將校力戰公孫敖從大將軍獲虜韓說從大將軍獲虜李蔡趙不虞公孫戎奴又從大將軍獲虜元戎與列校和協如此是以兵雖三萬亦能取勝元狩之行霍去病始寵青之眷始衰分兵異出而敢戰之士皆屬去病青由是不平廣願先當匈奴而青幷出東道廣固辭之青固遣之廣卒以失期敗而青亦以不見敵不封是知將帥不和兵雖五萬亦不能成功由此觀之則師克在和不在衆真至當之論也肆我真宗因繼隆保吉更相推遜深嘉而屢歎之謂將士如此協和共圖勳業軍旅之事朕復何憂高宗因

劉光世韓世忠有小嫌丁寧戒諭令以氣義相許先公家之急而無校私讐今日朕爲分之遂皆感泣竟能協力以成紹復之功今日疆埸未寧正賴將帥同心合謀緩急之際當慮唇亾則齒寒亟於救援庶幾首擊而尾應易於成功倘以祖宗成訓昭示將帥必能仰體上意無間彼此以圖克復之勲然而惟賞無常賬功輕重苟功多者賞不厚則宣力者有不滿之心無功者不辨別而例加褒擢則用命者懷不平之念既不滿而不平必相傾而相忌戒飭雖至豈能強使之和哉必處置得宜能服其心如裴度所言則感

激思會相與協謀戰必勝而守必固中興之功月可冀矣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任將

魏何曾上明帝疏

魏明帝時司馬懿將伐遼東散騎常侍何曾上疏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

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拳
辭誅罪精甲銳鑄步騎數萬道路迴阻且四千里雖
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漏引日月命無常期人
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
督皆爲察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
急不相鎭攝存不忘亾聖達所裁臣愚以爲宜選大
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
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
帝不從

宋張方平上仁宗論

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馭將之道置兵之機繫天下安危爲國之大事臣實陋儒寧識其術竊按前代之載冊觀英主之立制較其輕重之勢考其得失之迹最爲得策惟在漢唐漢定天下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後平百粵更增七校其有四夷之事旋授中府之甲入卿出將無文武之常位因事立號無名職之定稱故五營六郡之旅事畢解散貳師下瀨之官功成輙罷而將軍奉朝請矣是以終漢之世無弄兵內侮之禍東都之後四方分裂重兵在邊驍將總戎强臣執權國從外理故叛亂接踵顛危

相逐唐氏一統乃因隋制内設諸衛以處武臣外布府兵以隷諸衛四方有變選將于朝調兵于府建牙而出凱歌而旋將軍就第矣郡縣有守禦之備朝廷無權重之臣不耗帑財不費廩給國力充實民用家足本末相稱表裏相托誠天機神筭平康之道也至于景雲之初始立節度之號以雄邊鎮以寵勲臣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得以軍事專殺而方面始大及明皇天寶之末昏惑不事邀功競進之將獻謀於恢拓當國執政之臣務專乎寵利無道開鎮地逾四履銳卒殲於沙磧邦財空乎上林蓋中原無擊柝之虞而

北兵排乎函谷矣由是憤兵捍將連衡接勢東擊西應朝降暮叛更相齮獝或自篡逐生民焦灼勦絶耗斃肅代之後中官得政行軍始於輔國軍容自乎朝恩暨德宗之興元置中尉於神策兵權國命盡在北司矣蘭錡虎臣皆其子蓄方岳戎帥率自賄成至有市井賈販之夫臺輿厮養之賤折券而取千里諂附而得通都至于蹈利干賞壞法侵紀姑息假借養成驕孼君位天祿如從其貸貣以居焉故唐氏之基圖終爲藩臣所傾且古之賢臣在國則爲相在軍則爲將商則阿衡佐升陑之伐周則尚父領渡盟之師姬

亘東山之征以剋淮奄孔子夾谷之會以折齊萊漢高文之朝命相於諸將之列武宣之後將軍為執政之官留侯漢祖之謀臣未嘗親矢石鄧禹光武之元勳本則理狙亘孔明處士也西據荊州進蜀三分之勢元凱書生也東平吳會成晉一統之基江左五朝兵官尤重二衛四軍五校七帥皆選朝廷清重之士縉紳名望之流介冑武人非所預也唐初大臣入為三公八座出為行臺總管故自三代而至唐氏莫不合兵農而議政通文武以命官是故苟有制勝之術何必擊刺之伎乃為勇苟有經邦之道何必章句之

學乃爲文若夫積恩澤以稍遷階奔走之勤舊以敢死爲武以引强爲材羸股肱而決射御裎軀幹而角徤捷此所謂匹夫之敵一隊之長又豈將之云乎又若樞密之名近由大曆置於宮闈不列朝位凡中外臣庶上討議事干軍國秘未宜行則謂之樞密兵亂之際機務頗多乃用中人使專掌職五代後唐已來始更崇重與宰司分總文武謂之兩府焉噫夫欲論致理之要講太平之策是必先在乎一政事通文武合兵農而後天下之務可成矣如曰未能則漢唐之盛終不至況曰三代之道歟臣策事迂鄙衆必誚其

難用然通識遠慮知治道之本者必有是乎臣言者也

李廌上哲宗論

宋哲宗時李廌上論曰臣聞牛羊欲其茁壯也必其善牧車馬欲其習服也必其善御勠軍旅之事將帥之職界之以師律付之以疆場內欲壹吾國外欲克吾敵顧不慎哉不可以三軍之元帥姑且備其員兩國之民命聊且試其技不效其可必爲國禍不求其良必爲民殃故當築壇告廟之始必觀是人果足以稱此禮乎至推轂授鉞之際又觀是人果足以勝吾

任乎昔在戰國之紛紛不惟君可以擇臣而臣亦可以擇君當時英雄挾其長游眎諸侯能用我者然後仕之故欲求將不可遽得今天下爲家四海爲畿罔匪臣僕英雄盡入於彀中多士咸在衆拔自獻惟君王所擇所謂能稱築壇告廟之禮能勝推轂受鉞之任者固亦有之在所選而已昔之論將者其材有五曰勇曰智曰仁曰信曰忠將何以貴乎勇蓋直以養氣威以克愛剛以致其敢義以致其必茂視敵國而砥礪三軍吾之所指曷敢不從死吾之所麾曷敢不從移非勇不能也勇則不可犯矣將何以貴乎智蓋

使貪使愚各求其所須使勇使智各效其長挾伴敵常爲客而不足我常爲主而有餘我常致人而人必應人不可致我而我自如爲勝敗之政如神人默運制奇正之術如環無端非智不能也智則不可亂將何以貴乎仁蓋以慈養其惠以惠養其威寬以御衆衆罔不盡其心悅以使民民罔不盡其力忘勞而供武服犯難而圖戰功欲與之可赴深溪必自我視之如嬰兒欲與之可俱死必自我視之如愛子則非仁何以懷之仁則能愛人故也人不可無信而將之信爲重蓋方其莅師也國不自外理國容於是乎不入

軍軍不從中御軍容於是乎不入國將軍之權專矣如之何交厥孚於上下布至誠於遠邇故貴乎信信則不欺人故也事君皆以忠而將之忠爲大蓋方其用師也上不制於天中不制於地下不制於人將軍之志自用矣如之何惟君是圖而忘其身惟國是憂而忘其家故貴乎忠忠則無二心故也夫有爵有僇士心所屬可安可危君慮所隨士心所屬以賞刑之柄繫焉賞刑之所繫成敗如轉掌君慮所隨愛憎之變會焉愛憎之所會禍福如發機惟信惟忠乃爲建立勛名之權與杜塞危疑之關鍵也以是五材泛觀

于朝如持度以揆長短如操量以較多寡其分別差等殆無遺形大材如壘小材如盃以盃受壘過則溢以壘受盃綽乎無容故古之人論將有妻子之將有十人之將有百人之將有千人之將有十萬人之將有百萬人之將其材相去遠甚然不離乎五者之間也雖然材必適其用用必適其宜執方而無權守一而不變雖用良材覆爲累德故太公之論將有十過孫武之論將有五危觀其過之所生究其危之所自其初皆五材之良其失皆五材之蔽有材而不能用至於軍敗國辱家殘身僇吁可哀也故爲將之道旣

有五材以御三軍欲攬英雄之心則又當行之以三
禮斷之以三[illegible]董廟堂之勝筭則又當持之以五
愼審之以五權達事宜則有九變能通九變則寘敵
于全敗泥法制則有九拘毋執九拘則立我於全勝
古之人論良將有曰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
像淵可觀而不可玩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留如
丘山可瞻而不可動有將如此則築壇告廟之禮推
轂受鉞之任爲不愧矣故初作三軍欲謀元帥惟郤
縠說禮樂而敦詩書於是用於晉秦伐阿鄄而燕使
河上惟穰苴文附衆而武勝敵於是用於齊孫武十

三篇之說闔閭試之以婦人李以强吳吳起七十六戰之功魏武始於論兵器卒以强魏先軫以下軍之佐而超將中軍不以卑踰尊爲疑郤氏狐氏以族人從軍不以親同職爲閒韓信脅於亾虜魏尚拔於囚徒克國自舉任之而不違伏波求用試之而不拒謝安薦姪而不沮其挾親賓憲請行而曲聽其補過所用者材也材可用焉不當牽左右近習之好惡不當狥士卒國人之議論挺然不疑斷以己意夫賢將之徒類皆英雄豪傑之士觀人君用巳如此其重當如之何圖報哉谷永曰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

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强秦不敢窺兵井陘國有賢將所恃如此惟陛下注意焉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必至天下危然後注意將則不亦晚乎惟天下安乃注意將之時是謂治不忘亂安不忘危

李廌又上言

李廌又上言曰臣聞有君子將有小人將君子將天下之將也小人將亾國之將也古之賢將原兵之意可以爲仁術察武之用可以廣德心故以殺止殺非所以好殺以戰去戰非所以好戰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孫子曰全國

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何古人終始以愛存心歟故君子之將能師古人之意不以戰屈人兵爲心小人之將違古人之意以嗜殺人爲事以不戰屈兵爲心以天下爲心者也非天下之將乎以嗜殺人爲事亾國而不卹者也非亾國之將乎夫尉繚嘗梁惠王之時爲兵之說曰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十之三其次殺十之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能殺其十之三者力加諸侯能殺十之一者令行士卒信此說也則興師二十萬可自誅其十萬興師十萬可自誅其五萬矣且夫將軍心也士卒支指

也心誠則支指應心危則支指衛士樂附則將威令
毆無罪之人以犯難悅以使之猶恐不得其心惡羅
置罪罟以快意於刑戮乎誅其半欲其半之用命孰
若全軍撫愛皆使之親其上死其長乎殺半用半雖
勝何益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糜爛其民而戰之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嗚呼慘酷
至此尉繚有以啓之歟臣於是於古之君子善撫士
卒而愛之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李牧蜀之諸葛
亮唐之李靖乎臣請言其用兵之意夫李牧之居鴈
門也盡軍市之租以養士力椎牛犒燕以養士心謹

烽燧多間諜以養嚴入保示怯佯伏致人以養氣謀熟勇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餘千選騎餘萬百金之士五萬彀者十萬一舉而滅襜襤走單于破東胡降林胡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莫不怨毒矣孰肯自獻其勇以求一戰乎諸葛亮之禦張郃郃之衆號四十萬而亮之衆不滿一軍衆寡既不敵而強弱又相遠兩軍既陣而緇兵適交亮以用兵行師大信爲本乃悉遣之且曰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則原其情而閔其勞懷以仁而厲以義可謂周矣故去者感激願留一戰住者憤怒人百其勇殺郃走懿

以成其功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聞聲而還矣孰肯怠死衛恩以決一戰乎李靖之與太宗論兵也太宗以嚴刑峻法使人畏我不畏敵爲疑靖以卒未附而罰不行不可用爲說太宗以愛克威威克愛爲問靖以愛設於先威設於後爲對則君臣之心何視卒如嬰兒乎又曰頃討突厥總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夫衛公於艱難草創之初剪刈兇渠以掃欃槍備延陀於關內伐突厥於定襄盪吐渾於西海夷蕭銑於江陵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危國亾師之不暇況宣威信於異域乎嗚呼安得

今日守邊之將愛育士卒如此三子者乎夫天子之兵以仁爲本以義爲御天下之將以慈爲主以勇爲決郤祝尉繚之說非亾國之兵小人之將乎秦以殘忍虎狠之思務殺伐屠戮以强天下又有殘忍虎狠之將能殺伐屠戮以快其意蒙驁王翦之父子世爲秦人之民賊攻城克敵固已衆矣然未若白起之甚夫白起之爲將也戰必勝攻必取誠莫可及以書考之凡攻某國拔之伐某所取之不言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者置而勿論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而計之凡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然起戰卒死於敵

者又當幾十萬總兩國供軍之民其誅求哀歛因以失業而死者又當幾十萬矣何晏曰白起降趙卒而坑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得志矣又曰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强天下之戰要一日之功而更堅諸侯之守又曰殺降之禍大於劇戰然則兵勝未幾而被戮國强未幾而爲墟良以此乎臣於是乎求於古之君子能制閫外而懷柔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荀吳晉之羊祜唐之郭元振乎臣請言其用兵之説

夫荀吳之伐鮮虞而圍鼓也鼓人欲叛其君而附巳吳曰吾不可以欲城而市姦所喪滋多鼓人請降而

有食邑吳曰吾焉用邑以賈怠不如完舊食竭力盡克鼓而還不戮一人賢哉羊叔子之爲荆州也慨然有平吳之心開布大信專脩德義繈俘釋虜以示至仁歸禽償穀以示不擾潘景來寇追斬而厚葬之美其死節陸抗對壘抗病而饋之藥抗飲不疑內則授良謀於張華外則付成筭於杜預卒能平吳賢哉郭元振之鎭西域也撫馭諸蕃專尚忠義走吐蕃之衆開凉州之圍會兵百萬以集湟川分兵十道以進青海贊普屈膝而請和突厥畏威而入貢跪獻勸而至于實身吊娑葛而爲之流涕賢哉嗚呼安得今日守

邊之將綏撫敵國如此三子者出乎夫天子之兵至信爲主至公爲輔天下之將附衆以文威敵以武御視白起之功非亡國之兵小人之將乎夫爲政至用兵棘矣用兵至於殺人可哀矣以可殺而以殺爲事乃嗜好也嗜殺人者其心何如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懼後世以象人爲未足有狥之以人者矣故必推原其理而深罪之奈何尉繚之法使後世籍口以殘忍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何其流血之漂杵也懼後世以漂杵則忍心於屠殄矣故必推原其書

而深詆之柰何白起之事誘後世快意於殺伐乎陛下以仁政爲重孝治爲先則將之心術亦可戒矣彼一夫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東海殺一孝婦天降累年之旱以罰之惟人命爲可重也陛下念哉

韓元吉進故事

宋孝宗時吏部侍郎韓元吉進故事曰國史郭從義傳從義守中書令爲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太祖召於便殿使擊毬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旣罷上召坐謂之曰卿之此技精絕矣然此非將相所爲也從義大慙而

退臣聞選將固多術矣然將帥之材以智畧爲上技勇爲次擊毬者軍士之一技也作其馳逐而試其便捷使馬之疾速隨人而人之搏擊應手非敏妙無失者不能爾也設欲將帥並習則運籌決勝不自用劔者何人哉若從義者蓋以此自名也其在國初出藩入衛不爲不顯藝祖眷之俾試于殿庭曲盡其技賜坐歎賞以爲精絶矣復慮諸將耻於不及也故以非將相之事瞽諭之大哉言乎真得帝王御將之法雖漢高之待信布不是過也昔韓愈嘗論擊毬於張建封矣第以危墮之憂激射之虞馬之與人顛頓馳騁

之患爲言宜建封猛銳之志所忽也惟藝祖皇帝以將相之事一詰從義簡重而有體故從義益縮知戒聖人之言與書生之論信不侔哉故臣以爲選將固多術竊願器使諸將畱神萬幾之暇不深取其技而責其謀實藝祖皇帝之遺意也

楊萬里上孝宗疏

宋孝宗時楊萬里上疏曰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爭先於爲用長治而不亂有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人不視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巳矣果不可窺也宜乎天下之

不自止也天下之所以作之不起未起而復廢者吾之可寬者見而彼之自止者隨之今天下之所以患於無才而才尤患於無將其病在此方邊事之興芒芒然以求將也天下則亦芒芒然以趨之天下趨之而朝廷不求將矣非不求將也邊事息而無所事將則天下亦弛終日無所事我則亦棄而之他剛者柔勇者怯而柔怯者有不勝其柔怯矣高者趨文利以售其身而下者伏於農商矣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而莫之用則去而爲盜矣天下弛矣而邊事又動也而無將也則又芒芒然以求天下而天下莫之趨也

夫前日之無所事也所以爲今日之莫之趨也歟夫
如是烏得將昔者成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詠三
監徂弗庭而天下服矣於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
度補葺成就以至於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於朝頌
聲被於野太平之美天下之所甚樂成王周公之所
甚懼非懼夫太平也懼天下之窺吾君臣之樂夫太
平而彼亦樂之以至於亂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
選將閱戎如是而爲車如是而爲徒如是而爲鼓鐸
鐲鐃如是而爲坐作進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夫
大閱者非真臨陣而應敵也而後至者何至於誅不

用命者亦何至於斬哉而其法如此蓋其所以處暇裕之日與處三監未誅之時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所事我而我不爲也哉是故文武並用而莫知其孰先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甚好不見其所不好才素備而無一旦之憂後之君臣狃於治而謂天下不復亂也則曰汝不逢高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哉而羽林子弟授經於學校與夫將軍不好武而其子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爲太平之盛觀而腐儒曲生又從而諛之曰兵寢者二帝三王之極功也不知夫二帝三王之不如是也諛說之誤時世也諛說盛於

下君臣怠於上而天下以兵爲諱以武爲懸矣棘門霸上之無人而開元天寶之末狼狽大敗者無怪也非天下之無人也上之人示之以其可窺而弛之使其自止也今日之事邊息矣天下將日朝廷無所事兵矣此可慮之機也臣願天子增重武事不改於有事之時訪求將才不啻如有事之初而宰相大臣亦折節以下才略武勇之士毋責其鄙野之狀而毋怒其桀岸之氣時賜之燕閒而延見之探之於其中而試之於其外以陰求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養之久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

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於芒芒然以求而求又不得哉

又

楊萬里又曰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爲不然選將之與相相似而大不同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不以舊不足以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略高天下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或既相而去天下憾其有所不盡而望其再有所盡也如此者未相而天下願

之既相而天下悅之既去而天下留之是憾無相相之而天下無異論故曰相不厭舊至於將則不然夫所謂宿將者功業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腴田甲第金玉寶貨充乎其家歌童舞女酣宴沉湎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謀者將瞶然而勇果之氣者將廢然矣天下無事則曰朝廷苟有事不使我則不濟及其有事也使之舍其所甚樂而任其所甚憂取其甚愛之身而捐之必死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畏合前之驕焉往而不敗故曰將不厭新蓋富人有作室者有楹而未有棟有棟而未有梁則徧國中以求大木三

年而後得之於千里之外蓋千百年之松櫧豫章也
室成而富人者疾有愚醫焉見其獨之求木之意也
則獻其百年所藏之天雄烏喙焉曰此可已病也不
知夫木者不老則不堅而藥者不新則不功今歲之
藥來歲已陳且槁矣而百年之天雄烏喙則與朽壤
何擇而尚伐病之能哉此將相新舊之辯也李廣之
在漢驍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廣
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爲漢將非我則不可
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於戚里之中與單于角勝
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失期無功死開元

後王忠嗣哥舒翰威名邊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爲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幽陵盜起廟堂失寄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廣之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於富貴功名孰無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則必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樂於爲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酒則無不爲也不因其自試之心而激之

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故臣以爲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聞者武舉之有所蘊而不徒虚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賤有挾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其才可贖者君相留意焉不測而識之於稠人之中無故而置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又何患天下之無將也哉

荒政

宋楊億上真宗奏

宋真宗時楊億上奏曰臣本州自去年巳來秋稼薄

熟時物雖至騰踴人戶免於流離爰自今春雨水調適粟麥倍稔蠶績頗登餱糧漸充菜色稍減然以山越之俗陸種甚微所仰者水田所食者秔稻矧又地勢斗絶塗潦不停仍歲亢旱泉源罄竭儻旬浹不雨卽溝瀆揚塵稻畦焦枯善苗立死非三數日一降膏澤無以望於秋成伏自夏至後絶少時雨烈日流爍炎風數興高仰之田殆至枯槁卑濕之地如沸如羹比戶嗷嗷大命近止臣遂率軍州僚吏精意祈求闔境之名山及大川近郭之玄宮梵刹廟貌之列祀典者罔不徧走湫溫之庇水族者亦用致祠造龍於壇

聿遵古法徙市於野克體前經而雲漢昭回蘊隆彌甚昇於前月十六日相次降雨不及寸餘清塵有餘沃焦無益臣夙夜憂慄罔敢遑寧編列之民殆於殞穫比至今月將半旱氣益加一郡之中靡神不禱精誠備盡靈貺茂然臣忽記憶往年在院供職日適值歲旱學士承旨宋白為臣言今御史中丞魏庠三十年前嘗薄遊關輔寓居佛舍會天久不雨村民數十輩詣寺祈禱僧有善胡法者捕蜥蜴十數枚置一甕中漬之以水蒙之以雜樹葉取童男數人衣青衣青塗面及手足人持柳枝沾水散灑且祝曰蜥蜴蜥蜴

興雲吐霧雨兮霶沲汝兮歸去如是者無晝夜與繞
而言明日大雨遠近告足臣潛疏於牘背至是檢閱
得焉即以十二日初旭與知麗水縣事殷中丞甄旦
詣城北集福院如其法請禱少頃臣與甄旦出自北
門各遵歸路忽有微雲自東北起良久彌漫至午未
間暴雨及寸餘由是陰結未解至十三日大雨連晝
夜約及三四尺溪谷漲滿溝塍流溢禾黍之萎然者
芃芃而發秀草樹之瘁然者欣欣而向榮村民荷臺
笠以謳耕夫奮袂而舞萬室之安堵如故百姓之
邪心不生民之幸也陛下之賜也臣忝備守土獲遇

有年慶抃之誠萬萬常品臣又念嗚呼之俊前哲不遺芻蕘之言上聖斯採所陳祈請之術親獲感應之徵理近惟神事不經見頗爲猥鄙有類高明蓋小道之可觀表事君之無隱昔東方朔有言曰謂之爲龍又無角謂之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雖亦云執蝘蜓而嘲龜龍又故刑部侍郎張洎嘗謂臣言昔使高麗泛海忽陰曀舟人譁言龍見洎亟起視之見垂尾於雲間正如蝘蜓之狀良久雨大作即知蜥蜴者亦龍之類也臣既獲嘉應敢不上言干冒宸嚴伏增戰越

余靖論借支常平本錢疏

宋仁宗慶曆二年右正言余靖論借支常平本錢疏曰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先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備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覩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繫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準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主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免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以來於京東等

處借支司農常平倉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
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碍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
臣竊惟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槩言之當今天
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
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㪷等
若以賑濟饑荒此固常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
緩急賞給資糧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
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爲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
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
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支撥並依景德先降勑命

施行

劉敞上仁宗奏

宋仁宗時知制誥劉敞上奏曰臣伏見城中近日流民衆多皆扶老携幼無復生意問其所從來或云久旱耕種失業或云河溢田廬蕩盡竊惟聖慈憫其如此多方救濟此誠陛下爲民父母之意足以感動羣心臣猶謂但可寬眼前之急而已非救本之術也譬如良醫療病必先審其源病源不除强食無益今百姓之病已可見矣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鰥寡孤獨不能自存强者流轉弱者死亾所以致此者其源在水

旱也所以致水旱者其本在陰陽不和也所以致陰陽不和者其端在人事不脩也然則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而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下何不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陰陽不和之理詢議臣以其學使述天人相與之際參之聖心以觀今日政事若陛下所委任皆已得人所施爲皆已應天則水旱者盡無妄之災不足憂矣若天人之際少有不合豈得安然坐視其病心知其源不思救之哉臣言似迂其理實切今羣臣爲陛下謀者不過責粥糴米名爲救濟其實亦欲欺聰明自解免而已非謀國之體也又今天氣當暑

反寒卒多雷風雨澤愆候秋成不可必願陛下速思所以救其本者召致和氣無令聖心重增焦勞則天下幸甚

鄭俠進流民圖狀

宋神宗熙寧七年監京師安上門鄭俠進流民圖狀曰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迄今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旬日以來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君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

致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其來也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古今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於未然而轉禍爲福也當今之勢猶可救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祉夫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卽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

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强大誇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懫剝割生民侵朘及骨使大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其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爲馭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芻蕘有陳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自爲不肯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狠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

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上便有夔稷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忠義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倡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虫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慕之獨陛下以仁聖富御撫養爲心而羣臣所以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良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旁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

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代庖人各以其職不相侵越至於邦國善否知而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厭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君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斮死深冒天閽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念生民

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切聞
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
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
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假粟遑遑不給之
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
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咨嗟
涕泣而况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如陛下覩圖
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
謾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
俟誅戮

韓維對神宗問

是時俠監京師安上門以疏及圖詣閤門投進不納遂於本門勾馬遞於銀臺通進司奏爲密急事疏入上覽畢反復觀圖長嘘者數四初韓維對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願陛下痛自責己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放以知人情至是維又言近畿內諸縣督索青苗者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夫動甲兵危

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鋭至於蠲除租稅寛格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養之猶愈於過而殺人也上感悟卽命維草詔二十八日詔出人情大悦三日大雨自俠上疏至雨纔及浹辰四月初七日早朝羣臣既賀雨上出俠所進圖宣示宰執且責之曰卿等每言法度脩明禮樂興行民物康阜雖唐虞三代無以過今以外事如此丞相以下各謝罪是日有旨放俠擅發馬遞之罪安石因遷定力寺求出其黨不樂爭言於上或以爲心狂以爲非毀良法

或以爲擅發馬遞驚御乞追逮所司劾罪御史臺直請以俠付臺推劾逐有旨下開封取劾

上官均乞復義倉疏

宋哲宗元祐間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乞復義倉疏曰臣聞賊盜之多常起於凶歲凶歲不足常生於無備備災卹患常平義倉之設宜最爲良法熈寧十年始講隋唐之舊興置義倉令人户於正稅斛㪷一石別納五升準備灾傷賑濟不得移用法頗周密蓋所歛至少所聚至多蓄之郡縣而散之於民歛之少則民易以輸聚之多則上足以施于蓄之郡縣則凶歲有備

散之於民則人情無怨此隋文皇唐太宗嘗行於治平之世已試之効也元豐八年指揮諸路義倉一切廢罷議者至今惜之若以爲擾民則所出纔二十分之一若患他用則當時已有著令又況水旱不常饑饉間有發倉廩則每苦不足行勸誘則不免强取與其施之於倉卒不若備之無事今平糴之法旣已修復唯義倉之制尚未興舉臣以爲義倉貯積在近民居則饑歲賑濟無道路奔馳之勞費而人受實惠隋開皇中就社置倉蓋以此也臣欲乞興復義倉之法令於村鎮有巡檢廨舍處建立倉廩以便斂散其餘

例令有司更加脩整以備饑歲誠非小補

趙汝愚乞置社倉疏

宋孝宗時集英殿脩撰趙汝愚知信州又乞置社倉濟鄉民疏曰臣伏見州縣之間每遇水旱合行賑濟賑糶去處往往施惠止及城郭不及鄉村鄉村之人爲生最苦有終日役役而不能致一錢者使幸而得錢則又一鄉之中富室無幾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奔走告糴則已居後於是老稚愁嘆始有避荒就熟輕去鄉井之意其間彊有力者又不肯坐受其斃則攘摽竊無所不至以陷於非辜城郭之人率不致

此故臣嘗謂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然而求所以施行之策則亦不過勸諭上戶廣行出糶轉移常平義倉之米以賑之而已夫勸諭上戶殆成虛文轉移米斛復多欺弊臣愚欲望聖慈遠采隋唐社倉之制而去其損耗乏絶之弊明詔有司將逐州每年合納義倉米斛除五分依見行條法隨正税就州縣送納外將五分於逐鄉置廒每歲輪差上戶兩名充社司掌管受納委本縣丞檢察其欺弊不如法者正治之使幸得連歲豐稔所在稍有儲蓄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遇歉歲姦宄之心無自生矣

如以臣言可採即乞指揮行下本司及本路常平司同共措置先次施行

水利

宋張洎對太宗問

宋太宗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命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爲害最甚乃於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

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卽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敝壞隄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卽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今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從

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莨蕩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莨蕩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盖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

淵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大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爲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其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

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爲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倉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巳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

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塡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閒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雞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閒登陸四十里而巳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趣東關經廬壽浮潁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泝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

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卽知兵甲在外也雖有南北軍期門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闕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杜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疋並萃

京師悉集七亾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横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幷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䣊以奉巡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於濟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范仲淹上仁宗奏

宋仁宗慶曆間守平江范仲淹上奏曰德惟善政政

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
民養民之政必在農務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田方
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
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
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
導則潮泥不得以堙之雖有隄塘可以禦患惟時修
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
産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或三石
計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
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

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宋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脩舉江南圩田浙右河塘太平𤼵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貫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臣請每歲之秋降勑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桒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係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

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寒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須賜諸路轉運使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

蘇軾乞開杭州西湖狀

宋哲宗元祐間蘇軾爲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乞開杭州西湖狀奏曰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羮

芊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
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
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
天下平皓以爲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
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
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
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
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
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
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

年之間逐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鱉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

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輙調兵夫十餘萬功開後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

水狼藉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輙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寛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勑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税錢東南之民

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輙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損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與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盖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太半若來者不繼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

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卓然時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勑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岍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蘇軾乞開運河何置牐狀

軾又奏曰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若運河淤塞率三五年常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

前至北郭穿闤闠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
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砦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
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
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舍
作踐狼藉園圃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
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
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
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
云龍山漸江兩閘泥沙渾濁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
其勢當然不足恠也尋劾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

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牐每遇潮上則暫閉此牐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闤闠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

軾又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軾又乞相度開石門河狀曰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遊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

赭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嶮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没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

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爲潮水卷去行路爲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貴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脚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

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
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
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
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
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
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里有奇以達于
江又並江為斵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
木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
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因
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龍山之

運河以避浮山之嶮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璹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爲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嶮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嶮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嶮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嶮

也謹昧死上疏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驗之說約度功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而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豐盡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至事非知之難言之亦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

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軾又上奏吳中水利

軾爲翰林學士承旨又上奏曰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葢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爲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葢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

甚盍人事不脩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溷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巳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兄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巳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

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堙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為千橋橋栱各二丈千橋之積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駃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略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召問之出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

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憫惜乞下臣言與鍔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勑

旨

張閣上言徽宗

宋徽宗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尚書張閣上言曰臣昨守杭州聞錢塘江自元豐六年泛溢之後潮汛往來率無寧歲而比年水勢稍改自海門過赭山即回薄

巖門白石一帶北岍壞民田及鹽亭監地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東距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趣赤岍硤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于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亟脩築之

宋孝宗時臣僚言運河之濬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冬臣僚言運河之濬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牐堰自可瀦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以防遏水勢當以時加脩治兼沿河下岍涇港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

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而運河淺也若脩固運河下岸一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閶門至常州有楓橋許墅烏角溪新安溪將軍堰亦各通太湖如遇西風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濬惟無錫五瀉堰損累年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若從舊脩築不獨瀦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有陽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奔牛呂城二堰別無湖港瀦水自丹陽至鎮江地形

尤高雖有練湖緣湖水日淺不能濟遠雨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此爲甚所當先濬上以爲然

宋寧宗時臣僚言鹽官海患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臣僚言鹽官去海三十餘里舊無海患縣以鹽竈頗盛課利易登去歲海水泛漲湍激横衝沙岸每一潰裂常數十丈日復一日浸入鹵地蘆洲港瀆蕩爲一壑今聞潮勢深入逼近居民萬一春水驟漲怒濤奔湧海風佐之則呼吸蕩出百里之民寧不俱葬魚腹乎况京畿赤縣密邇都城內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長安牐上徹臨平下接崇德漕運

往來客船絡繹兩浙田畝無非泱壞若海水徑入于塘不惟民田有鹹水渰沒之患而裏河隄岸亦將有潰裂之憂乞下浙西諸司條具築捺之策務使捍堤堅壯土脉充實不爲怒潮所衝從之

衛涇上寧宗奏

寧宗時衛涇奏曰臣聞饑穰之數在歲有天時在人有地利天時之水旱固所不免地利之廢脩亦不容無責焉竊見承平之時京師漕粟多出東南江淛居其太半中興以來淛西遂爲畿甸尤所仰給旁及他路益平疇沃壤綿亘阡陌多江湖陂塘之利雖小有

水旱不能爲災自豪右兼幷之家旣衆始借墾闢之說幷吞包占創置圍田其初止及陂塘陂塘多淺水猶可也已而侵至江湖今江湖所存亦無幾矣夫江湖之水自常情觀之似若無用由農事言之則爲甚急江湖深廣則瀦蓄必多遇水有所通泄遇旱可資灌溉儻或狹隘則容受必少水則易溢未免泛濫之憂旱則易涸立見焦枯之患事理曉然州縣之官皆可以舉職然豪宗巨族必有所憑藉其勢力足以陵駕公府非得徤吏莫敢誰何浸淫滋廣江湖之利日朘月削無復曩時之舊圍田增租所入有幾而平歲

倍收之田一罹旱澇反爲不耕之土常賦所損可勝
計哉農人失業殞貧流離其害又豈特在民而已矧
惟國朝成憲應江河山野陂澤湖塘池濼與衆共者
不得禁止及請佃承買官司常切覺察如許人請佃
承買并犯人糾劾以聞及瀦水之地輙許人請佃承
買人各以違制論立法之意可謂明白前者臣寮累
嘗奏請朝廷非不施行凡係積水草蕩今後並不許
請佃雖陳乞撥賜亦許守臣執奏此乾道五年九月
指揮也差官檢視應停蓄水利河道有湮塞壅遏去
處照舊來界至悉行開掘仍每歲巡察此淳熙三年

六月指揮也令浙西諸郡約束屬縣如有給據官民
户買佃江湖草蕩圍築田畝許人户越訴寘之重憲
仍委監司糾劾此淳熙八年七月指揮也凡有陂塘
自令下之後尚復圍裹斷然開掘犯者論如法給據
與不告捕者併坐罪此淳熙十年四月指揮也是皆
匾榜大書人所共覩其他藏於案牘者當不止此奈
何條畫雖備奉行不虔或易名而請佃或已開而復
圍或謂既成之業難於破壞或謂垂熟之時不可毀
撤是知千百畝之田爲可惜而不知百萬畝之田尤
可惜不恐於强横之一夫而恐於貧弱之百姓上澤

沮格而不下究下情蔽塞而不上通此則有司之罪也臣恭惟陛下愛護本根訪民疾苦詔旨屢須不為虛文如以臣言為然乞賜睿斷行下戶部檢坐條法及累降指揮申嚴要束本路監司州縣常令遵守仍委御史臺覺察法不徒立務在必行惟陛下留神裁擇幸甚

貼黃臣所奏圍田止為妨民水利抑又有可慮者凡圍田去處多在荒僻之鄉必立莊舍佃戶聚居既廣行包占又欲侵奪側近民產多畜無賴惡少及刑餘罪人號為佃戶實是姦民幸遇豐年粗得無事歲收

稍不能給數十爲羣江湖商賈村野居民即被剽畧甚至殺傷間或敗露在官具有案牘可考竊恐饑荒之歲遂爲淵藪若行禁戢姦民無所聚集亦潛消盜賊之一策伏乞睿照